

花言峭语

世界在下沉,但我们还有烩饭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的故事发生在异国他乡,大部分演员(仅就数量而不是出场时间而言)都是外国人,但这个故事恰恰讲的是“何以中国”“何以中国人”。

故事设定在2000年代初,厨师徐福在国内开了餐厅,因为餐厅出事烧伤了人,赔了几十万,由此欠下债务,为了还债,他远赴中东开餐馆,和混在当地的一位大堂经理马俊生一起,开了一家“龙餐厅”。生意刚有起色,窗外的炮火宣告了一个战乱时代的开始,徐福竭尽所能,在乱局中维护着自己的一盘小生意,也在主动或者被动中,拯救了一些人,影响了一些人。

自从徐福在炮火中跑出居所,和逃难的人群一起奔逃,并且和被炸死的人面面对过,他的生活就改变了,接连不断的梦魇,地狱般的景象,以及孩童在战争中的遭遇,构成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场景。但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真正想说的恰恰不是世界如何,众人如何,而是中国人是什么,中国人由什么构成。

这个成分分析过程,由徐福的经历,和他在每一个紧要关头做出的选择来展示,在可以和当地合伙伙人扎伊德分道扬镳独享其成的时候,他选择了遵守承诺,在可以弃孤儿于不顾的时候,他选择担起责任,因为就算是别人的孩子,也是孩子。在美国人的牢房里,在“校长”和他的“学校”里,在带着孩子们逃亡的过程中,他一次次显露出中国人的成分,中庸、隐忍、坚韧、勤勉、浑圆,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,进退有度又平衡周旋,

钱眼识人

极限定档的新片《欢迎来龙餐馆》迎来口碑高潮,“想不到”是最集中、主流的观感,对于演员沈腾的出演,观众首先想到的是他驾轻就熟的舒适区“喜剧”,但绝大多数观众都不会想到,导演文牧野在剧本创作期间锁定徐福必须由沈腾出演,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作为优秀的喜剧演员,能够让“美食”内容不仅仅停留在概念,更成为有血有肉有人性的细节。

徐福来自东北,是掌勺多年的大厨,他说话让人轻松、好笑之余还藏着生活智慧,他做的饭菜是冒着热气,是让人能吃饱吃美,想家想家人的硬菜。选择沈腾,就是把咱们口中所说的“烟火气”“人情味”用一个具体、生动的人表达出来,而这样的人在战争中何以自处,如何用自己的勺子和锅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,就成为电影始终将观众“摁在影院椅子上”的悬念,入戏极快,共鸣真实。

人,是碳基生物,在诞生之后始终不变的主线任务就是摄取足够的热量维持生命动力,其他社会关系维系、自我价值实现、财富利益的获取等等就成了支线任务。人不能不吃饭,在战争中

情人看剑

诺兰新作《奥德赛》上映前最大的舆情事件,也是引爆电影的一大话题,说来简单——关乎于演员的脸。其中包括黑人演员出演倾国倾城的美人海伦,几乎挑战了所有人的期待,至于黑白混血的赞达亚出演雅典娜,相比之下,已经算不得惊世骇俗。影片的IMAX摄影,如何处理荷马史诗等话题都退居其次,毕竟那些面孔首当其冲,一时成为众矢之的。

需要留意的是,古希腊文化中的“待客之道”观念在片中一再出现:必须善待敌门的陌生来客,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神明的化身。诺兰似乎提前在提醒某件事,这回他带来的人物也多有悖于既定想象的陌生人,现今的观众是否具备待客之礼呢?换言之,是会一“颜”不合就充满排斥与敌意,还是会首先保持善意,跟随诺兰的视线且行且看?诺兰当然有这个信心与耐心,才会不惜在预告片里向观众抛出这样的试金石。

如你所见,影片中的海伦,不仅肤色让人意外,脸孔更被严重损毁,不言而喻,那张脸展示的是战争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创伤与怨恨,烽火连

以及最重要的:不能浪费粮食。所有这些,中国人一看就懂,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,他为什么这么能忍,他为什么冒死也要喊出“不要浪费粮食”,都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要素。

由这些成分这些要素构成的中国人,在每个分岔路口,都选择了看似较为四平八稳,但却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的那一条路。用人伦日用重建秩序,用围绕一日三餐的复杂事务拖延和化解冲突,是的是的,拖延,拖延很可能也是解决之道,在面对那些完全无解的事情的时候,唯一的解决之道,可能就是拖延,拖着拖着,当事人不见了,拖着拖着事情转向了另一个方向,拖着拖着,甚至连事情本身都没有了。

徐福和马俊生,也靠着做饭和吃饭,营造出属于自己的节奏,打乱了其他事情的节奏,有人要起事了,来来来,来龙餐馆,来吃饭,有人要拔枪了,来来来,先等等,饭点到了,先吃饭,一件事情可能要失控了,要走向极端了,来来来,先吃饭,一件事里的极端能量,可能用吃饭打断几次,就难以为继了。

吃饭比天大,浪费粮食很可耻。吃什么呢?徐福烩饭、龙抬头、宫保鸡丁、拔丝地瓜、左宗棠鸡、李鸿章杂碎、铁锅炖、烤全羊、松鼠桂鱼、爱心煎蛋,以及饺子(只是提及)。是人就要吃饭,能当厨师就不必去当杀手当炮灰,吃饭的时候就不能杀人,还能吃饭就能活下去。这是和吃饭有关的基本法。凭着做饭吃饭,徐福和马俊生,在一片乱世中开辟出一个“和平”且“饭店”。

与此同时,在“做饭吃饭”中,还蕴藏了一些关

请“龙”掌勺

更是如此。电影在散见的画面和细节里,我们可以看到一面是龙餐馆的暖色调,热气腾腾的中餐,可以让银幕外没有吃饭的观众都看饿了,而另一面则是街头巷尾的难民、尸体,特别是饥肠辘辘、瘦骨如柴的孩子,两种场景在视听语言的编织下哪怕暂时脱离主线剧情,已经完成了“美食和战争”关系的第一层表达,冲击人心,引发思考。在战争中,吃饭有多难;在和平中,吃饭有多幸福,而谁是割裂、动乱的始作俑者,则是电影剧情发展剑指的目标了。

仅仅是靠视听语言来阐述美食与战争的关系,已经完成及格。但导演文牧野的“野心”不限于此,他不是要完成电影类型、元素的拼接与叠加,而是要实现真正的融合去服务电影的反思思考。坦白说,电影是值得二刷三刷的,越看就越觉得叹为观止,原来电影中几乎所有“美食”露出的剧情、细节都是有信息、有表达、有寓意的。而且更体现导演巧思的是,美食画面色香味俱全,它的色泽、它的形态,居然可以把观众司空见惯的战争元素换一个方式去表达,但引发的情绪又是全新的体验,比如烧焦的锅底,代表徐福要解救战争孤儿的

你看雅典娜的脸

天,无人幸免。而雅典娜的塑造,则可能是理解整部电影密码之一。有些观众觉得赞达亚这次的表演也太轻松了,总是淡淡然,在水一方端坐。奥林匹斯诸神悉数隐身,只剩一个她,近在咫尺,颌首微笑,完成所有任务。不过故事到了后面,观众终于知道,赞达亚饰演的另一重身份:神庙中的女祭司,特洛伊陷落时她被杀害,同一时刻,雅典娜神像头颅落地,由此一而二,二而一,女祭司与雅典娜合而为一。

不须我们费力猜测,诺兰在与导演朴赞郁的对话中已把谜底和盘托出,“雅典娜这个角色,本质上是奥德修斯内心意识的外化,是他心底愧疚的投射。”在他的解释中,诸神必须通过凡人的经验出现,风暴、海洋、陌生人的面孔,都可能是神的痕迹,神明可说是既不在场,却又无处不在。还有一点可以确信,过去人类会把罪孽与责任推给神明,只是随着众神退场,人类不得不直面自己犯下的过错。雅典娜、女祭司与奥德修斯的关系,用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,好比孙悟空取经途中大开杀戒,菩萨每每现身时,借用的却是白骨精的皮囊,

于文化融合和建设共同体的道理,但不深,无非是,饭食正宗不正宗不要紧,但要符合当地人的口味,才能融入。但融入之后,总有些东西是坚挺的、不知不觉的、润物无声的,就像那道核心饭食“徐福烩饭”,简单快捷,便于操作,融汇了几个地方的饮食习惯,也汇入了几方面的人类的情感线索,所以能够传承下去,一直传承到二十年后。还有那个直径两米的大铁锅,可以炖一切,包容一切,炖过之后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有一个极其精密的策划和极其精密的剧本,非常工整,最少BUG,在工整严密同时,又有完整的精神结构,做到了画面和台词都有出处和去处,一棵树,一张长条桌,一盘炒饭,甚至一个发芽的土豆都不是白给的。尤其那棵树,东方人一看,就知道指向何方。

当然,中国人的成分,可能是某种文化扮演的结果,但一旦被分派了这种角色,并且演了几千年,那就是真的了。当徐福(怎么没人讨论主人公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名字)在家里做饭,在异国做饭,在轰炸后做饭,在牢房中做饭,在恐怖营地做饭,头上包着纱布做饭,在洪水中的孤岛做饭,在桃花源中做饭,在死海分开后的泥地上做饭,做饭这件事和它的意义就是真的了,反而那些临时附加在做饭上的属性和场所,在纷纷脱落。《欢迎来龙餐馆》要的就是那个纷纷脱落之后的瞬间永恒。

韩松落
作家

心情,“心急如焚”具象化了;鸡蛋落入热锅,要做荷包蛋,热油溅起,中间的蛋黄逐渐变色,这一幅画面就像极了美军炮弹无差别地落入平民区,炙热的炮火激起水泥碎片,尘土飞扬。

电影中,徐福一开场就为母亲、女儿做了一桌好菜,在他准备出国务工前,这一场戏就是为他内心深处坚信,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埋下了种子,似乎也呼应了片尾他做烩饭时身旁的大树,他为不是自己孩子的孩子做了饱腹的美味。一整块蜂蜜放在热饭上慢慢融化,甜蜜溢出。这次“烩饭”的意义比任何反战口号都要来得深刻,绵长,最后,“徐福烩饭”不仅仅写入多年后龙餐馆的彩蛋,并成为和平的符号和启发。还记得电影有一副海报,萌萌的,但不失威风的龙戴着厨师帽,双臂环抱,揣着一个铜勺,嘴里咬着一颗同样金灿灿的子弹。看完全片想起这张海报,忍不住拍案叫绝。止戈,坐下,吃饭,这是“龙”的主张,也是“龙”的格局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你说孙悟空到底会不会抓狂。所以赞达亚饰演的女子,究竟是真正的雅典娜,还是负罪感催生出的幻象,可以由观众自行想象,由此雅典娜获得了一个极具诺兰特色的身份:既可能是神,又可能是记忆幻象,既可以是慈悲的引路人,却又是杀戮现场的铁证。如此虚虚实实,包围夹攻,才让奥德修斯对特洛伊屠城满怀忏悔,被所谓战争创伤无尽折磨。这样来看,他的归乡之旅,也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炼狱。

某种意义上,电影里的雅典娜也像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警幻仙姑,可以代表作者来提供判词、指引与抚慰,只是天机不可泄露,这一场红尘历练,还得靠人物自己来独自承担。奥德修斯回家后,雅典娜悄然消失了,那里只剩下一扇敞开的门。关于生命价值的答案也是在此,躺平与享乐固然安逸,生而为人的可贵之处,更在于咬紧牙关,承受苦难。雅典娜此时不退场,更待何时。

长风新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真好,真动人

今年百花奖颁奖典礼上,有两个流传很广、格外动人的瞬间。

一是最佳女主角公布的刹那,卫诗雅不自觉地愣了一秒,环顾左右,满眼都是不可置信的自我怀疑——是我吗?当然是。101名大众评委的投票中,她凭借《破·地狱》拿到了51票,是压倒性的高票。

二是拿到最佳导演的大鹏,他听到自己名字时几乎是下意识地大叫起来,与周围的朋友逐一拥抱,再一路小跑奔上舞台。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笑到近乎失态,狂喜的感染力穿透屏幕,意气风发,胜过千言万语。

这两个瞬间之所以动人,归根结底在于情真。卫诗雅的难以置信,大鹏的忘形大笑,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他们过往的奋斗岁月——他们深知自己这一路走来多不容易,所以这份意料之外的喜悦才如此真实、如此纯粹,不含任何杂质。

台前的“真”,背后是两个真实可感的奋斗故事。

卫诗雅出身草根,24岁入行,演过许多不知名的小角色,甚至因为手握钻石鉴定证书、救生员牌照等一摞专业证照,被调侃为“圈内牌王”。但正如很多当代年轻人抓紧时间考证做副业,演小角色、当“牌王”的背后是一种极为朴素的生存智慧——有戏拍要抓住机会,没戏拍也得有自己谋生的本领。从默默无闻一路走到金像奖最佳女演员、百花奖最佳女主角,卫诗雅没有丰沛的资源与宣发,有的只是一场一场的地试、一个角色又一个角色地磨。她的“真”,是笨拙的坚持,是纯粹的热爱。

大鹏亦然。从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,到视频网站的娱乐记者、主持人,到拍搞笑网剧的创作者,再到一路闯进电影圈执导长片,他走出了一条符合普通人所想象的天道酬勤之路。没有科班出身的光环,没有大牌加持的背景,他把笑声送给观众,也坦然接受来自观众的质疑。从《大鹏嘢吧嘢》到《煎饼侠》再到《保你平安》《长安的荔枝》,他一次次证明,他可以用作品、用人品说话。他的“真”,是普通人追梦最朴素的模样——走下去,走一步算一步,走着走着就到了。

卫诗雅和大鹏打动我们的,恐怕不只是此刻的成功与幸福,而是他们传递出一种大多数人感同身受的信念:即便没有捷径、没有金手指,即便只有日复一日的积累和一点点偶然的运气,还是要坚持。他们身上再普通不过的故事,足以让每一个正在好好生活的人捕捉到自己的影子。

当然,任何一场颁奖典礼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,百花奖也未必尽善尽美。但如果把目光从个别票数的争议上移开,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更可贵の変化:大众与行业,不再只拘泥流量与资历,而愿意为真诚的努力鼓掌,愿意看见那些没有光环加持却一直在认真做事的人。这,大概就是这场盛会留下的美好回响。

曾原狄
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